

我的父亲与朝鲜义勇队

矫桂瑾 66届



我父亲矫汉治(1908-1981)是一个很普通的中国人，和千千万万普通的中国人一样。他从来没有详细告诉我们子女他的过去，也许他不想让他的子女背上他的包袱吧。我记得文革前，他告诉我郭沫若的《洪波曲》回忆到了抗战时朝鲜义勇队的事迹，也是他当年为朝鲜义勇队干过的事。我从来没有想过朝鲜义勇队是怎么回事，当然还是顽童的我，听后也就丢之脑后了。母亲还告诉过我们，父亲是“战干团”的，又是“留日学生训练班”的。当然使我知道父亲原来是留日学生，还在日本工作。我们子女曾经问过父亲当年为什么回国，他的回答只有两个字“抗日”。我家有一个银烟盒，父亲告诉我它是法国驻日本神户总领事在他1937年离开日本时送给他的纪念物。当然我在很小的时候就知道父亲在苏联当过领事，这可以从我大哥的小名“塔生”（塔是苏联赤塔）和二哥小名“联联”（苏联）就知道他们都生在苏联。然而，他的详细历史就不清楚了。

父亲去世已经30年了。自他去世后，除了兄弟姐妹每年去扫墓外，对他的过去也淡忘了许多，也从来没有想过再去发现他的过去。2009年的一天和同学谈论起大家的父亲后，我偶然地在谷歌的搜索器上输入了“矫汉治”，没有想到竟有好几条有关父亲的记录文章。谷歌上的显示是：

“……。蒋介石迅速表示支持，并将计划书批交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主任陈诚主办，最后决定由第一厅（主管国民党军队的政治工作）厅长贺衷寒中将（1900-1972）具体筹办。

贺衷寒与金元凤反复商议，决定组织朝鲜义勇队指导委员会，由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领导，贺衷寒为主任，中方周咸堂、潘文治、矫汉治，朝方金元凤、金奎光、金学武、柳子明为委员，下设朝鲜义勇队，金元凤任总队长。”

这条引文使我非常吃惊，原因是父亲是朝鲜义勇队指导委员会的委员，它的主任是黄埔一期的贺衷寒中将。这个朝鲜义勇队指导委员会又是蒋介石批准，陈诚主办的。显然这是一个历史事件，后来经过一系列的搜索和追踪，发现这是韩国独立运动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朝鲜义勇队是中国国民政府公开从政治上，经济上和军事上资助的第一个韩国抗日武装力量。这条历史记录和我略有所知的父亲的过去，促使我开始进一步寻找，并找到了许多我们子女闻所未闻的父亲过去。

根据我的记忆，父亲是1937年“七·七”事变后从日本回国的，是在南京参加留日学生训练班的，具体就不清楚了。我开始在谷歌上寻找“战干团”和“留日学生训练班”。经过一系列的查找，终于查到了一篇叫“抗战初期国民党设立中央政治学校特训班的片断”的回忆录，这篇文章详细记录了那个特训班也就是后来称为“留日学生训练班”的来龙去脉。回忆录还说蒋介石，周恩来，陈诚，陈立夫、孙科、汪精卫、于右任、戴季陶、邵力子、王世杰等人都在特训班讲过课训过话，当然也让我弄清了它的完整的名称。《民国春秋》中康泽自述记录了那个中央政治学校留日归国学生特训班，说：“一

九三七年九十月间，奉命接收原由教育部主管的留日归国学生训练班（原主任张道藩，副主任酆悌）。我接收之后，由原任总队长郝鹏举将该班学生六百余人由南京率领到海会寺，名称用中央政治学校特别训练班，实际仍由中央军校特别训练班负责。”显然，这个训练班是中央军校(黄埔军校)负责的。所以当年那期“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第一团”的毕业同学，现在被黄埔军校同学会划归为黄埔十四期同学。

在2009年底，根据这个名称我通过我们当地的图书馆从美国的一所大学图书馆借到了那个留日学生训练班的毕业同学录。我发现这本沉入大海中已经70多年的历史书，书签上没有一个日戳，我竟然是她的第一读者，这使我感慨万分。当我在地方图书馆拿到书时，我心里默默祈祷着而且心里还有些紧张，我不知道它能够给我带来什么惊喜。我紧接着开始加紧翻书，急切想马上看到父亲。我急速地浏览上面的花名册，从第一中队看起，我喜出望外地先看到了张令澳，然后看到潘文治，终于在最后的名单上见到的父亲的名字。惊喜之余，我的眼睛竟然湿润了，几个月的辛勤劳动终于有收获了。后来我明白了，学生名册上以姓氏笔画来排列的，“矫”字笔画多，当然就列在第一中队名册的最后，我父亲的照片也是在第一中队的最后一页上。下面图1是父亲1938年5月军校的毕业照，我们子女以前从来没有见过。我妹妹看到后感叹地说：“爸爸这样年轻。”



图1：矫汉治黄埔军校毕业照（1938年5月）

我父亲是一个旅居日本十几年的爱国华侨，从来没有加入日本国籍。他在日本上的大学，有一个令人羡慕的职业，多年在法国驻日本神户总领事馆工作。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他义无反顾地回到了祖国。我父亲和这本同学录里的600多个当年留日同学训练班的热血青年一样，在祖国的召唤下，不光是放弃了“国外高薪”或者半途终止了还在大学的学业，他们是投笔从戎保家卫国来了。他们投报黄埔，就如黄埔对联所说的“贪生怕死请走别处，升官发财莫入此门”。他们当年没有所谓“放弃国外高薪”的桂冠，也没有像今天那样媒体的大肆追捧，他们只有一个视死如归的信念叫“抗日”。

感谢谷歌的搜索器，没有它这个使命是不可能完成的。这个毕业同学录汇编得和黄埔同学录一样，校长是蒋介石，校歌是黄埔军歌，歌词一开头是“怒潮澎湃，党旗飞舞，这是革命的黄埔！。。。”，还有蒋介石“坚苦卓绝”的题词。同学录里包括了所有官长的职务，简历和照片，当然还有学员们的简历和照片，其中包括了45名女学员。1938年5月训练班毕业时，陈诚授予每个学员一把“中正剑”。父亲一直保存着这把“中正剑”，作为象征历史的纪念物直到文革初期。它和所有象征那个时代历史的物品一样，被它们的主人们自行彻底地摧毁了，以免留下定罪的蛛丝马迹。毕业时我父亲

授予了陆军少校军衔，分配到军委会政治部第一厅工作。

关于父亲的这个发现使我信心倍增，我也加大了搜寻的力度。我请我的大哥从大陆给我寄来了很多有关朝鲜义勇队的历史文献，包括郭沫若的《洪波曲》。我根据上面有关父亲的朝鲜义勇队的引文，

我找到了一本有关关内朝鲜人民反日独立的文献，找到了文献中收集的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保存的当年朝鲜义勇队组建时的组织机构和委任人员名单，其中包括我父亲矫汉治，因此确认了父亲当年被委任为朝鲜义勇队指导委员会的委员职务，因此也就知道朝鲜义勇队指导委员会直接隶属于军委会政治部。后来，我又阅读了许多研究有关朝鲜义勇队的论文，了解了朝鲜义勇队成立的经过，演变，合并及她对韩国独立运动的贡献。因此也使我进一步了解了父亲的人生轨迹。



图2：《朝鲜义勇队通讯》扉页

父亲发表文章的刊物『朝鲜义勇队通讯』的扉页，父亲文章的标题以大字体列在朝鲜义勇队政治部部长李达（韩国人）的“献词”之后，可见父亲的文章在朝鲜义勇队成立周年的纪念刊上的重要地位。

朝鲜义勇队是一支左翼武装，受到中国共产党的支持是显而易见的。据文正一的回忆，1938年10月10日朝鲜义勇队成立时，当时在武汉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的周恩来和政治部第三厅厅长的郭沫若亲自参加义勇队的成立大会并讲了话。据郭沫若的《洪波曲》回忆，朝鲜义勇队参加了武汉会战，用日文在武汉城里刷了许多反日大标语，是离开武汉最后的一批人。郭沫若说这些大标语都是他为朝鲜义勇队拟写的。离开武汉后，朝鲜义勇队转移到抗战当年的中国文化首都桂林。从1939年初『朝鲜义勇队通讯』创办起，我父亲在不到一年多时间里，在这刊物上发表了23篇文章，其中有祝贺和纪念朝鲜义勇队的，有鼓励朝鲜同志团结统一的，有谈抗战武装策略与朝鲜义勇队的，还有评论国际时事的。父亲是在『朝鲜义勇队通讯』上发表文章最多的中国人，这也同样表明了一个中国人和中国政府对朝鲜义勇队的支持和贡献。现在父亲的文章我已经全都收集到了。这些是父亲从来没有讲过的，是我们子女闻所未闻的。看到这些文字，我们对父亲的敬意油然而起，父亲对韩国独立运动作出了他的贡献。我们感到我们这个默默无闻的中国家庭与韩国人民如此接近，感到一种血水相融的连接。

对朝鲜义勇队的组建，就要谈论中国国民党与韩国独立运动的关系。大多数研究工作者都引用了历史记录和文献，认为朝鲜义勇队成立是经过蒋介石批准，交陈诚主办，后由贺衷寒主持组建的。根据最近查到的我父亲在当年在『朝鲜义勇队通讯』上发表的纪念文章《纪念双十节和朝鲜义勇队诞生》中叙述，“组织朝鲜义勇队计划，原在去年（注1938年）『七七』纪念日提去，当时经过蒋委员长批准交给政治部陈诚部长主办，陈部长手谕交政治部第二厅派员办理，二厅因无适当人主持。故组织义勇队一事暂告搁置。后以客观的立场朝鲜革命者的希望；主观的立场上峰长官的督促，筹组朝鲜义勇队一案，再转交第一厅贺衷寒秘书长兼第一厅厅长筹办。”这段话在1939年10月10日公开发表，显然它最忠实地记录了一年前的历史过程，因为那时所有当事人都在，包括中方和韩方的所有筹组人员。从而进一步证实了前面引用的朝鲜义勇队组建过程。父亲在文章中进一步简述了朝鲜义勇队的筹建过程，“在未着手组织前由第一厅先派定人员，主办此事，主办筹组朝鲜义勇队的人员，为了明了朝鲜革命在华的组织情况，以备筹组朝鲜义勇队之参考，当时曾派有专职人员分头与朝鲜同志往来接洽……”。根据这个描述，显然父亲是当年第一厅主办筹组朝鲜义勇队的主要人员之一。去年我在上海拜访了父亲的黄埔同学和密友张令澳（曾经是蒋经国的副手，著有回忆录《我在蒋介石侍从室的日子》），他证实父亲当年在第一厅服务以及周咸堂，潘文治也是第一厅人马。下面图2是我



图3：蒋介石1941年为朝鲜义勇队三周年题词

1939年初，台湾李友邦将军（黄埔二期）受朝鲜义勇队启发，决定组建台湾义勇队。朝鲜义勇队指导委员会帮助李友邦联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以及第三战区政治部部长谷正綱，最后成立了台湾义勇队。据台湾义勇队秘书张一之的回忆，当年朝鲜义勇队在台湾义勇队组建初期经济上赞助过他们。李友邦的台湾义勇队在朝鲜义勇队指导委员会的经济和组织帮助下最终成立，显然在台湾义勇队的组建过程中父亲也起了一定作用，因为父亲是分管负责总务的指导委员，职能包括人事，军费，财务等并为朝鲜义勇队向军委会政治部要军饷的。

1940年4月，朝鲜义勇队转移到了当年的陪都重庆。到重庆后，国民政府许多高级官员欢迎了他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祥，委员李济到会讲话祝贺。在朝鲜义勇队成立二周年和三周年时，很多军政要人名人墨客，如于右任，李宗仁，何应钦，张治中，贺耀祖，康泽，张申府，侯外庐，李友邦，白崇禧，陈立夫，王世杰，刘峙，滕杰，王芃生，王崑崙，贺国光等都为朝鲜义勇队成立周年题词。蒋介石甚至题词两次，下面是他的1941年的手迹（图3）。

为了搞清楚这些历史，我根据朝鲜义勇队指导委员会的名单在网上查找委员们。我首先通过一条新闻报道发现了韩方委员柳子明的儿子柳展辉教授，可惜柳教授已经退休。为了和柳教授联系，我在网上找到了他过去的学生，在他学生的帮助下，最后我和柳接通上了电子邮箱。可惜他告诉我他父亲的回忆录没有提到义勇队。后来在柳教授的帮助下，

我联系上了重庆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旧址陈列馆的副馆长李鲜子。我还和广西师范大学研究韩国历史和朝鲜义勇队的崔凤春教授联系上了。我问陈列馆馆长他们馆里是否收藏有关朝鲜义勇队的历史照片。她电邮我一张他们馆藏的1938年10月10日朝鲜义勇队成立时的照片。可惜在她寄给我的照片里，我怎么也没有发现我父亲（照片处理失误）。但我很奇怪，因为我认出了其他几个中方委员来，他们和父亲一样也是留日同学。我就问广西师范大学崔教授他是否也有这张照片。他寄给了我一张复印的照片，尽管不太清楚，但我看到了父亲。我看到后非常激动，但又很不满足，原因是照片质量不高，不太清楚。根据这个线索，我进一步在韩国的网站上查到了以下照片（图4）。李馆长还告诉我这些照片都是韩国独立纪念馆收藏和提供的。



图4：朝鲜义勇队1938年10月10日在武汉成立纪念照
[陈列在韩国独立纪念馆（韩国天安市），重庆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旧址陈列馆（中国重庆）
和上海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旧址（中国上海）]

在这张照片中，父亲站在第二排右数第一。据陈列馆李馆长和广西师范大学崔教授告诉我，站在朝鲜义勇队队旗中间的是朝鲜义勇队总队长金元凤（又名金若山），黄埔四期，后来曾经担任韩国光复军副总司令，少将，以后还曾经担任韩国临时政府军务部长（国防部长），北朝鲜开国部长。金元凤右手边的叫李集中，黄埔四期，义勇队总务部长，韩国临时政府议员。他是我父亲（兼总务部指导员）的搭档，被韩国独立纪念馆命名为2010年9月的韩国独立运动家。他的纪念文章上也印有这张照片。在这照片里，有三个北朝鲜的开国相（部长），两个朝鲜人民军副总参谋长，有中国原国家民委副主任文正一，还有中国三十年代电影皇帝金焰的妹妹金炜（第一排，右一）。另外我发现至少有两本韩文的出版物以此照片为封面。

经过在网上发现了第一张照片后，我又进行搜索，进而又发现了第二张照片（图5），我父亲也在其中。这是1939年10月10日朝鲜义勇队成立一周年的纪念照。当时我把照片寄给了柳教授，希望让他发现他的父亲。可惜他父亲不在上面，但他告诉了我谁是金若山（第二排，右数第九）。在这张照片上，父亲坐在金元凤将军的左手边，坐在金元凤将军的右手边的是潘文治少校，另一名朝鲜义勇队指导委员会中方委员。显然，金元凤将军非常珍视两位中国同志（我父亲和潘文治）当年的作用和贡献，把他们示为他的左右手。第三排右一是李集中，我父亲的朝鲜搭档。当我告诉柳教授我父亲是谁，他表示出对我父亲的极大敬意，因为金元凤将军的威望在韩国同志中是非常高的。



图5：朝鲜义勇队1939年10月10日在桂林一周年纪念照
[陈列在韩国独立纪念馆（韩国天安市），重庆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旧址陈列馆（中国重庆）]

1942年5月，朝鲜义勇队在国民政府军委会的组织下编入了韩国临时政府的韩国光复军，从此朝鲜义勇队指导委员会使命正式终结，历时近四年。在这四年里，我父亲与韩国同志们共同抗战，为韩国的独立运动作了他的一份贡献。

我父亲是一个小人物，因为小，容易让人遗忘。但父亲这样的小人物却经历一个国家与国家有关的历史大事件，历史没有忘了他。他曾以中国政府方面的代表之一的名义参与组建了朝鲜义勇队。他又以个人名义当然也代表中国政府的名义在韩国独立运动中历时最久的刊物『朝鲜义勇队通讯』发表声援韩国独立运动的文章，这些都是父亲当年对韩国独立运动的贡献。两张父亲在上面的照片悬挂在韩国独立纪念馆的大厅里，和中国上海和重庆的大韩民国旧址纪念馆里，受韩国人民的瞻仰。我们家所有子女和亲属对我父亲肃然起敬，因为他的形象永远留在了纪念堂里，我们的子子孙孙可以永远瞻仰他了。

©（2011年7月29日，写于美国达拉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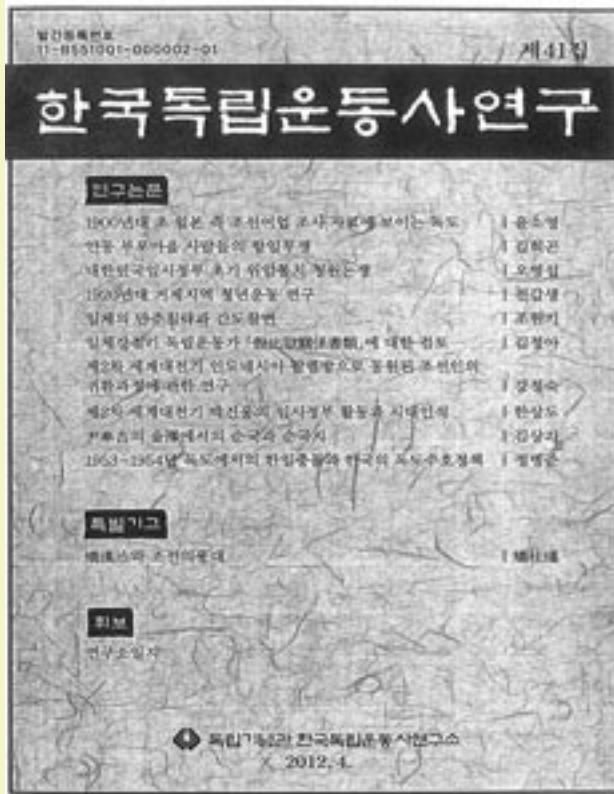


图6：《我的父亲和朝鲜义勇队》一文以《矫汉治与朝鲜义勇队》题名在韩国核心刊物《韩国独立运动史研究》第41辑上发表。



图7：2012年8月10日上午，由韩国独立纪念馆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联合主办的“在中国的韩人抗日武装斗争展”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抗战馆开幕。图为展出的朝鲜义勇队巨幅成照。